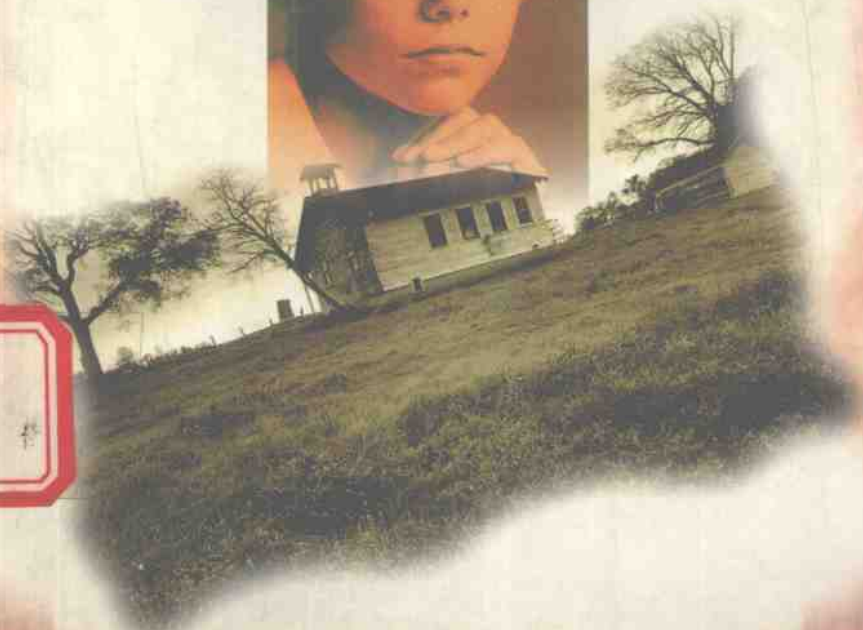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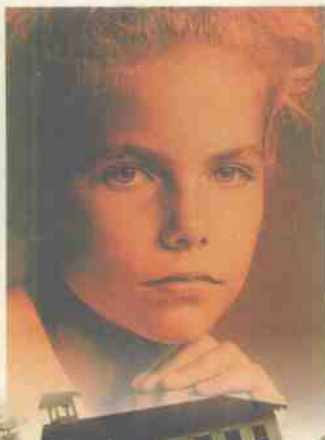


【加拿大】露西·蒙哥玛利 著

花季的安妮

◇马爱农 译◇

*Anne
Avonlea*



45

I711.4

11

花季的安妮

[加拿大]露西·蒙哥玛利 著

马爱农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国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季的安妮/(加拿大)蒙哥玛利著,马爱农译。-北京:中国
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1

ISBN 7-5878-1539-0

I.花… II.①蒙… ②马… III.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1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第 0000 * 号

花季的安妮

[加]蒙哥玛利著 马爱农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编:100866)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武清县豆张庄书刊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8.5 印张 210 千字

1997年7月 第1版 1997年7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078-1539-0/J·94

定价 14.00 元

献 给

我以前的老师
加蒂·卡登·史密斯
感激地怀念
她的同情和鼓励

目 录

第 一 章	愤怒的邻居	(1)
第 二 章	匆匆出售,慢慢后悔	(11)
第 三 章	哈里森先生在家里	(17)
第 四 章	不同的观点	(24)
第 五 章	羽毛初丰的女教师	(30)
第 六 章	各式各样、情况不同的男人和女人	(37)
第 七 章	责任面前	(47)
第 八 章	玛丽拉收养了双胞胎	(53)
第 九 章	颜色的问题	(62)
第 十 章	戴维寻求刺激	(69)
第 十 一 章	事实和幻想	(79)
第 十 二 章	一个不幸的日子	(88)
第 十 三 章	一次出色的野餐	(95)
第 十 四 章	避免了一场危险	(105)
第 十 五 章	假期开始了	(116)
第 十 六 章	所期望的事物的实质	(124)
第 十 七 章	一连串的事故	(131)
第 十 八 章	托利路上的一次奇遇	(141)
第 十 九 章	真是愉快的一天	(150)
第 二 十 章	事情往往这样发生	(161)
第 二 十 一 章	可爱的拉文达小姐	(168)
第 二 十 二 章	零星琐事	(180)
第 二 十 三 章	拉文达小姐的恋爱史	(185)
第 二 十 四 章	本乡的一个预言家	(192)
第 二 十 五 章	阿冯利的一场物议	(200)
第 二 十 六 章	峰回路转	(212)
第 二 十 七 章	在石屋的一个下午	(223)
第 二 十 八 章	王子回到魔宫	(235)
第 二 十 九 章	韵文和散文	(245)
第 三 十 章	石屋的婚礼	(251)

愤怒的邻居

在八月万物成熟的一个下午，爱德华王子岛一座农舍的宽阔的红沙石台阶上，坐着一位修长苗条的十六岁半的姑娘，她有一双严肃的灰眼睛和一头被朋友们称为金棕色的头发。她下定决心要口译那么多行维吉尔的诗句。

然而，这是个八月的下午呀，蓝色的薄雾笼罩着丰收在望的斜坡，轻柔的微风在白杨林间调皮地悄声低语。在樱桃果园一角幼小冷杉树的浓密的衬托下，摇曳着一蓬光彩夺目的红罌粟花。这是个宜于幻想的下午，不适合阅读已经丧失活力的拉丁文。不一会儿，维吉尔诗集不知不觉滑到了地上。安妮双手托着腮帮，凝视着雪白的大山似的堆积在哈里森先生房子上空的那簇壮丽而松软的云彩，她的思绪飞向远方一个美妙的世界。在那里，某位教师正致力于一项了不起的

事业，她安排着未来政治家们的命运，又用雄心壮志激励那些年轻人的思想和感情。

当然，如果重新接触到严峻的现实——不瞒您说，不到万不得已，安妮是很少面对现实的——似乎阿冯利学校并无多少有希望的物质条件，可以培养出名人来；可是，如果一位教师持之以恒地运用她的影响，你就很难估计会产生什么结果了。一位教师如果用正确的方法教育学生，将会取得怎样的成就，对此安妮有一套玫瑰般温馨的理想；这会儿，她正置身于一个令人欣喜的场面，那是四十年以后了，她跟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一起——至于他到底为什么出名，她还像处于这近旁的薄雾里一样，不甚明了。不过安妮认为，把他想象成一位大学校长或者加拿大总理倒是挺带劲的——他俯身把脸凑近她那只布满皱纹的手，并且明确地告诉她，正是她首先激发了他的抱负，他在人生中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很久以前她在阿冯利学校向他传授的那些知识。这种愉快的想象被一阵十分令人扫兴的干扰击得粉碎。

一头胆小怕事、体型不大的泽西种母牛慌慌张张地从小路的北头跑过来，五秒钟后，哈里森先生光临了——如果用“光临”来描述他突然闯进院子的行为不算太委婉的话。

他不等打开院门，纵身越过栅栏，怒气冲冲地面对着吃惊的安妮。安妮这时已经站了起来，迷惑不解地望着他。哈里森先生是她们的右边的新邻居，安妮虽然看见过他一两次，却从未和他正面相遇过。

四月上旬，安妮还没从女王专科学校回来的时候，罗伯特·贝尔卖掉和卡思伯特家宅相连的农庄，搬到夏洛特敦去了。农庄被哈里森先生买了下来。人们只知道他姓什么以及他是新不伦瑞克人。可是，他在阿冯利住了不到一个月，就以举止古怪出了名。“一个怪人。”雷切尔·林德太太说。凡是熟悉她的人都会记得，雷切尔太太是位心直口快的女人。哈里森先生显然与众不同——大家都知道，与众不同是怪人最基本的性格特征。

首先，他独自管家，并且扬言不要任何傻女子在他房子周围转悠。阿冯利的女性居民为了报复，到处宣扬关于他在管家和烹调方面的可怕故事。他雇了白沙镇的小约翰·亨利·卡特，那些故事就是从约翰·亨利嘴里说出来的。比如，在哈里森的住宅里，吃饭从来没有固定的时间，哈里森先生饿了就“啃点什么”，如果约翰·亨利碰巧在场，他就进来吃一份，如果他不在，那就要等哈里森先生下一次的饥饿发作。约翰·亨利悲哀地断言，要不是星期天回家好好补充一下，星期一早上他妈妈又总让他带一篮子“吃食”回来，他早就饿死了。

至于洗刷碗盆，哈里森先生决不装模作样去做，除非碰上下雨的星期天。那时他才动手在接雨的大桶里把碗盆统统洗掉，然后放在一边，让它们自己晾干。

而且，哈里森先生还很“小气”。当别人请他向牧师阿伦先生捐助薪水时，他说他要先看看他能从他的布道里获得几块钱的实惠——他认为乱花钱没有什么好处。当林德太太去为传道活动募捐——并顺便看看那所房子的内部时，她对她说，在阿冯利的那些老太婆的说短道长中，异教徒色彩比他所知道的任何地方都浓。如果她能尽力使她们皈依基督教，他就乐意为这项事业捐助款项。雷切尔太太拂袖而去，说可怜的罗伯特·贝尔太太安眠在墓穴里面真是幸运，因为如果她看到以前她一向引以自豪的房子竟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准会痛心疾首，不能自己。

“是啊，以前她每隔一天擦洗一次厨房的地板，”林德太太忿忿不平地对玛丽拉·卡思伯特说，“可是你瞧瞧现在的情形吧！我穿过厨房时，只好把裙子拎起来。”

最后，哈里森先生还养着一只鸚鵡，名叫“生姜”。以前阿冯利从未有人养过鸚鵡，因为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失体面的。那是怎样的一只鸚鵡呀！用约翰·亨利·卡特的话来说，从未见过这么邪恶的鸟。它总是恶狠狠地咒骂。如果卡特太太有把握能为约翰·亨利另外找个地方，她是会立刻带着他离开这儿的。而且，有一天，当约翰·亨利

弯着腰同鸟笼凑得太近时，“生姜”把他后脖子的肉咬下了一片。每逢倒霉的约翰·亨利星期天回家，卡特太太总要让人家看他那块伤疤。

现在，当那显然气得说不出话来哈里森先生站在安妮的面前时，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她的脑海里闪过。哈里森先生即使是在最心平气和的情况下，也算不得英俊；他又矮又胖，还是个秃顶。这时他那圆圆的脸庞气得发紫，两只凸出的蓝眼睛几乎要从脑袋上暴出来。安妮觉得他实在是她见过的最丑陋的男人。

突然，哈里森先生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我不想再忍受了，”他唾沫飞溅地说，“一天也不行，你听着，小姐。天哪，这是第三次了，小姐——第三次！耐性已经不再是一种美德，小姐。上次我警告你姨妈，不准再发生这种事情——结果她让它发生了——她又这么干了——我想弄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到这里来了。小姐。”

“你愿意解释一下出了什么乱子吗？”安妮用她十分威严的口吻问道。近来她一直大量地练习这种腔调，以便开学后维持上课的纪律；可是这对怒气冲冲的哈里森却起不到明显的作用。

“乱子，是吗？哎哟，我想是够乱的了。小姐，乱子是不到半小时以前，我又在我的燕麦地里发现了你姨妈的那头泽西种母牛。请注意这是第三次了。上星期二我发现过它，昨天我又发现了。我曾上这儿来叮嘱过你姨妈，不要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了。结果她已经又让它发生了。你姨妈呢，小姐？我只是想见她一面，向她说明我的一点意见——哈里森的一点意见，小姐。”

“如果你指的是玛丽拉·卡思伯特小姐，那么我告诉你，她不是我的姨妈，她到东格拉夫顿去看望她的一位病重的远房亲戚。”安妮说，每一个字都带着更强烈的威严。“我很抱歉，我的母牛居然闯进你的燕麦地里——它是我的母牛，不是卡思伯特小姐的。三年前，当它还是一头小牛犊的时候，马修从贝尔先生那里把它买下来送给我的。”

“抱歉？小姐，抱歉是无济于事的！你最好去看看那畜生在我的

燕麦地里破坏得一塌糊涂的情景——它把我的麦田里里外外地踏遍了，小姐。”

“我非常抱歉，”安妮语气坚定地重复说，“不过，如果你把你的栅栏好好修修，多利也许就不会闯进去了。我指的是那段隔开你的麦田和我们的牧场的栅栏，那天我发现它不够牢固。”

“我的栅栏没有问题，”哈里森先生对于这种把战争带进敌国的行径比以前更感愤怒，他厉声说道，“即使监狱里的栅栏也挡不住那样一头凶恶的母牛。我告诉你，你这个红脑袋的年轻家伙，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那只母牛是你的，你最好还是留心看管，别让它去糟蹋别人的粮食，而不是远远地坐在一旁，埋头看黄皮面的小说。”他同时用严厉的目光扫了一眼安妮脚边那本无辜的棕黄色封皮的维吉尔诗集。

安妮的头发向来是她敏感的痛处，这会儿除了红头发以外，她的脸也气红了。

“我宁可有红头发，也不愿有头上只留下一小圈头发的秃脑壳。”她反唇相讥。

这记反击产生了效果，因为哈里森先生对他的秃头确实非常敏感。他又一次气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一言不发地瞪着安妮，这时安妮的火气已经消了下去，开始继续利用她的优势。

“我可以给你留下余地，哈里森先生，因为我有想象力。我能够很容易地想象出你发现一只母牛在你的麦田该是多么恼火，所以我不会因为你说了那些话就对你产生恶感。我向你保证，多利再也不会闯进你的麦田了。对此我用我的名誉担保。”

“好吧，留心不让它再闯进来就是。”哈里森先生咕哝着说，口气柔和了些。可是他走的时候气势汹汹地加重了脚步，安妮还听见他独自咆哮着，直到听不见为止。

安妮的心境受到了严重的打扰，她大踏步穿过院子，把捣蛋的母牛关进挤奶棚。

“它不可能从那里溜出去了，除非它把栅栏毁掉，”她思忖道。

“它现在看上去很安静。我想，它准是吃那些燕麦把肚子吃坏了。我悔不该上星期希勒先生要它时没有把它卖掉，不过我想还可以等以后拍卖牲口时一块儿脱手。人们说哈里森先生是个怪人，我相信这话并没有错。毫无疑问，他身上决不可能有和我情投意合的东西。”

安妮一直在留心寻找情投意合的知音。

安妮从棚子回来时，玛丽拉正在把马车赶进院子。安妮急忙去准备茶点。喝茶的时候，她们一同商量这件事。

“拍卖以后我才会高兴呢，”玛丽拉说。“家里喂这么多的牲口，除了靠不住的马丁，没有人看管它们，这个任务真是太重了。马丁还没回来，他亲口答应，如果我给他一天的假去参加他姨妈的葬礼，他肯定会在昨天晚上赶回来的。我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个姨妈。自从一年前他受雇到这里，这是第四个姨妈去世了。等到庄稼种进地里，巴里先生接管农场时，我就会感激不尽了。在马丁回来以前，我们只好把多利关在棚屋里，尽管我们必须把它放到后面的牧场上去，可是那里的栅栏早该修了。我说，这是个充满着烦恼的世界，正像雷切尔说的那样。可怜的玛丽·基思快要死了，她那两个孩子怎么办，我可完全不知道。她有个小叔子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她已经写信跟他说了他们的事，可是还没有收到他的回信。”

“孩子长得怎么样？多大了？”

“六岁多——他们是双胞胎。”

“哦，自从哈蒙德太太生了那么多双胞胎以后，我一直对双胞胎特别感兴趣，”安妮热切地说，“他们漂亮吗？”

“我的天，没法说——他们太脏了。戴维一直在外面做泥饼，多拉出去叫他进来，戴维把她推进最大的泥饼里。看到她哭了，他就也跳进去，在里面打滚，向她表明这没有什么好哭的。玛丽说，多拉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可那个戴维却整天调皮捣蛋。可以说他根本没受过什么教育。他还在襁褓时他爸爸就死了，差不多从那以后，他妈妈就一直病着。”

“我一向对那些没有受到教育的孩子深表同情。”安妮严肃地说。

“你知道，在你收养我之前，我也没有受到什么教育。我真希望他们的叔叔会照顾他们。基思太太和你是什么亲戚？”

“玛丽？什么也不是。她的丈夫是我的第三代表亲。瞧，林德太太穿过院子来了。我想她准是打听玛丽的事情来的。”

“别告诉她关于哈里森先生和母牛的事。”安妮恳求道。

玛丽拉答应了；然而这种答应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林德太太刚坐定，就开口说道：

“今天，我从卡莫迪回来时，看见哈里森先生正在把你的母牛赶出他的麦田。我认为他看上去简直气疯了。他闹得凶不凶？”

安妮和玛丽拉偷偷地交换了一丝感到有趣的微笑。阿冯利的事情很少能逃过林德太太的眼睛。就在那天上午，安妮还说：

“如果你半夜三更回到自己的屋里，锁上房门，拉下百叶窗，然后打个喷嚏，第二天林德太太就会问你感冒厉害不厉害！”

“我想他是闹得挺凶的，”玛丽拉承认说。“我不在家，他给安妮提了一点意见。”

“我认为他是个很讨厌的人。”安妮说着，愤慨地吊了一下红脑袋。

“说得再对不过了，”雷切尔太太一本正经地说，“早在罗伯特·贝尔把他的家宅卖给新不伦瑞克人的时候，我就知道少不了要有麻烦，就那么回事。这么多的陌生人蜂拥而来，我真不知道阿冯利会变成什么样子。不久以后，咱们晚上睡觉也要提心吊胆了。”

“怎么，又来了其他的陌生人？”玛丽拉问道。

“你没听说吗？告诉你，首先是一家姓唐奈的。他们租下了彼得·斯隆的老房子。彼得已经雇了那个人帮他开办作坊。他们是从东面来的，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底细。还有那个不务正业的蒂莫西·科顿一家也要从白沙镇搬来，他们只会成为大伙儿的负担。他患肺结核，现在不偷东西了。他的老婆是个懒虫，什么也不干。她坐着洗碟子。乔治·派伊太太收养了她丈夫的孤苦伶仃的侄儿安东尼·派伊。他要到学校上你的课呢，安妮，所以你免不了要遇到麻烦，就是那么回事。

你还会有另一个陌生的学生。保罗·欧文要从美国来和他的奶奶一起生活。你记得他的爸爸——斯蒂芬·欧文，就是那个在格拉夫顿抛弃拉文达·刘易斯的人吗，玛丽拉？”

“我不认为他抛弃了她。发生过一场争吵——我想双方都有责任。”

“可是，反正他没有娶她。听人说，从那以后她就变得要多古怪有多古怪。孤身一人住在她称之为‘回音蜗居’的那所小石屋里。斯蒂芬去了美国，同他的叔叔一起做生意，娶了个美国佬。从那以后他一直没有回来，不过他的妈妈倒是去看过他一两次。两年前，他的妻子死了，他准备把儿子送到他妈妈这儿来住一段时间。他十岁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学生。那些美国佬的事情你永远也说不准。”

林德太太对于任何没有交上好运而在爱德华王子岛之外的地方出生或长大的人，都抱有“耶稣故乡拿撒勒以外无好事”的坚决态度。当然，他们可能是好人；但表示怀疑总保险些。她对“美国佬”有一种特别的偏见。她的丈夫一度在波士顿为一位雇主干活，结果被他骗去了十块钱，这样无论天使、公侯还是有势力的人物都不能使雷切尔太太相信整个美国对此没有责任。

“阿冯利学校是不会因为多了几个新学生就变坏的，”玛丽拉淡漠地说，“如果这个孩子有点像他爸爸，他就很不错了。斯蒂芬·欧文是这一带培养出来的最出色的小伙子，虽然有些人说他自高自大。我想欧文太太一定很高兴有这个孩子在身边。自从她丈夫死了以后，她一直非常孤单寂寞。”

“哦，那孩子也许是挺好的，但他肯定和阿冯利的孩子们不同，”雷切尔太太说，好像这话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雷切尔太太关于任何人、地方或事情的看法总是有根有据的。“我听说你们打算创办一个‘乡村促进协会’，这是怎么回事，安妮？”

“我不过是刚在最近一次‘辩论会’上同一些男女学生商量了一下，”安妮红着脸说，“他们认为这个主意很不错——阿伦先生和太太

也这么想。许多村庄都成立了这种协会。”

“我说，你们这样做，会弄得骑虎难下的。最好别搞，安妮，就是那么回事。人们不喜欢被改造。”

“哦，我们并不打算去改造村里的人。而是要改造阿冯利村子本身。可以做好多事情使它变得更加美丽。比如说，如果我们能够劝说利瓦伊·博尔特先生拆掉他坡上农场的那所丑陋不堪的旧房子，这算不算是一项改进呢？”

“当然算，”雷切尔太太承认道，“多少年来，那堆破烂的旧东西一直使这个居民区的人感到扎眼。可是，如果你们这些改进派能够劝说利瓦伊·博尔特不取报酬地为公众做点好事，我真希望我能在现场耳闻目睹整个的过程，就是那么回事。我并不想给你们泼冷水，安妮，因为你们的想法也许有什么好的内容，虽然我猜想你们准是从哪一本乌七八糟的美国杂志上看来的；不过，学校里的教学工作就够你忙的了，我作为一个朋友，劝你还是不要为了什么改进而瞎操心吧，就是那么回事。但是，我知道一旦你打定了主意，肯定是要干下去的。你向来是个千方百计想把事情做到底的人。”

安妮嘴唇的坚定线条仿佛在说，雷切尔太太的这种判断没有错。安妮一心扑在成立“促进协会”的计划上。吉尔伯特将在白沙镇教书，但他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早晨总是会呆在家里的，他对这事也非常热心；大多数别的青年也愿意参加进来搞一些活动，那就意味着他们偶尔要举行一些集会并因此得到某种“乐趣”。至于将要“改进”什么，除了安妮和吉尔伯特而外，谁也没有十分清楚的想法。他们经过仔细的商量和策划，终于在心里——如果不是在其他地方——油然而产生了一个理想的阿冯利。

雷切尔太太还有另外一条新闻。

“他们把卡莫迪的学校给了普里西拉·格兰特。你在女王学校上学时，班上有叫那个名字的姑娘吗，安妮？”

“不错，确实有这么一个同学。普里西拉在卡莫迪教书！太好了！”安妮大声嚷道，她那灰色的眼睛顿时明亮起来，变得像夜空的星

星一样,这使林德太太又一次感到困惑,不知道她能否使自己满意地确定安妮·雪莉到底是不是个漂亮的女孩子。

匆匆出售，慢慢后悔

第二天下午，安妮驾车到卡莫迪去买东西，把黛安娜·巴里带去了。黛安娜自然也是促进协会的一名忠实会员，所以在去卡莫迪的来回途中，两个姑娘尽是谈协会的问题，没有谈别的。

“我们创办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粉刷那座会堂，”当她们驶过阿冯利会堂时，黛安娜说，那是一座破烂不堪的建筑，坐落在树木茂盛的山谷里，四面笼罩着云杉树。“这地方看上去真丢人，我们一定要在争取说服利瓦伊·博尔特先生拆毁他的房屋以前着手解决这件事情。爸爸说，劝博尔特先生拆屋的事我们肯定干不成。他很自私，决不肯花那么多时间去拆房子的。”

“也许他会让那些男学生替他动手，只要他们答应把木板拉出来，给他劈成木柴，”安妮满怀希望地说，“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并且在开头的时候

不求速成。我们不能指望一下子使各方面都有改进。当然啦，首先我们必须制造舆论。”

黛安娜没有完全明白制造舆论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话很动听，她就要成为抱有这样一个目标的协会的成员，感到非常自豪。

“昨晚我想到了几桩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安妮。你知道从卡莫迪、新布里奇和白沙镇开始的几条路汇接在一起的那块三角地吧，那里长满了幼小的云杉树；如果把它们清除掉，只留下几棵现有的白桦树，是不是好一些？”

“好主意，”安妮快活地赞同说，“再在白桦树底下放一张粗木板凳。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中间修个花圃，种上天竺葵。”

“对。不过我们得想个办法，使海勒姆·斯隆太太管好她的母牛，不让它到公路上去，不然它会把我们的天竺葵吃个精光的，”黛安娜笑着说，“我开始懂得你所说的制造舆论是什么意思了，安妮。现在我们走到了老博尔特的房子跟前。你见过这样破的房子吗，而且又和道路挨得这么近。一所窗户都已经不存在的旧房子总让我想起被挖掉眼珠的死东西。”

“我认为一所无人居住的旧房子看上去叫人很不痛快，”安妮神情恍惚地说，“我总觉得它在缅怀过去，悲叹昔日的欢乐。玛丽拉说，很久以前那座旧房子繁育出一个大家庭，屋前美丽的花园里满地都是攀缘而上的蔷薇。房子里幼童满地跑，充满了欢声笑语；可是现在它空了，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风在前后徘徊。它该感到多么孤独和悲哀啊！也许，在月光皎洁的夜晚，他们都会回来——很久以前的孩子们、鲜花和歌声的幽灵——于是顷刻之间这座旧房子可以梦想自己又变得年轻，又兴高采烈了。”

黛安娜摇了摇头。

“现在，我决不再像那样想象许多地方的情景了，安妮。你不记得我们在想象‘闹鬼的森林’里有幽灵的时候，妈妈和玛丽拉多么生气吗，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能在天黑以后轻松自在地穿过那片林子；如果我开始对博尔特的旧房子想象这样一些事情，我也会不敢在它